

沒有玻璃的花房

叶兆言 著

叶兆言长篇小说系列



上海

版社



没有玻璃的花房

叶兆言 著

叶兆言长篇小说系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· 1 ·
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没有玻璃的花房/叶兆言著.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.2010.3

(叶兆言长篇小说系列)

ISBN 978-7-5321-3820-3

I. ①没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42553 号

责任编辑: 郑理

封面设计: 杨志麟

美术编辑: 王志伟

没有玻璃的花房

叶兆言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 csbcm@publicl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l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235,000

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3820-3/I·2931 定价: 23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54742977

目 录

- 第一章 绿色与背叛 / 1
 - 第二章 流浪之夜 / 17
 - 第三章 张小燕的春天 / 45
 - 第四章 认罪书 / 63
 - 第五章 文攻武卫 / 87
 - 第六章 玻璃樽(上) / 108
 - 第七章 父亲 / 131
 - 第八章 玻璃樽(下) / 161
 - 第九章 吕文的最后岁月 / 183
 - 第十章 顾代表,鞠师傅 / 206
 - 第十一章 《曼娜的回忆》 / 225
 - 第十二章 黑伞 / 249
- 后记 / 277

第一章

绿色与背叛

我童年的记忆一度淹没在人造绿色海洋之中。那时候,所有的人都好像刚从战场上下来,一个个穿着土法印染的绿军装,左臂上带着鲜艳的红袖标,红袖标上印着黄字。红袖标和黄字点缀着扎眼乖戾的绿军装,在成片的绿色背景下,到处挂着大喇叭,空气中荡漾着语录歌,流动着含糊不清的口号。引吭高歌和振臂狂呼是一种最常见的流行时尚,印象中的那个漫长雨季刚步入初夏,天气不太热,是一种很压抑的沉闷,灰蒙蒙的,湿漉漉的,九岁的木木整天穿着草绿色的军装,戴着一圈皱巴巴的红袖标,在绵绵细雨中疯狂奔跑。

这身很酷的打扮与疯狂的岁月十分合拍,我喜欢那套刚刚赶制出来的军装,即使晚上睡觉也不愿意脱下来。仿佛置身于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,仿佛到处都是枪林弹雨。不分男女老幼,大家中了邪似的都一身绿。一时间,布店里和这种绿颜色接近的布被哄抢一空。空旷的草地上生了火,一个废弃的大汽油桶被临时锯

开,架在半空中当作一口大锅,一批接一批的白布放进桶里去染色。戏校大院成了生产军装的后勤基地,张小燕家囤压的几匹白布终于找到了最好的销路,人们蜂拥而去。张小燕的父亲张继庆在火葬场工作,她的二大伯在城南开了家专做回民殡葬生意的寿衣店。用于裹尸的白布被成批地染成草绿色,然后挂在空地上晾干。缝纫机精疲力竭地高速运转,所有会做衣服的裁缝,能做一些针线活的女人,无一例外都在加班赶做军装。染料刺鼻的气味弥漫在潮湿的空气中,土法印染不仅有颜色的美中不足,而且从一开始就毫不含糊地褪色,在穿上新军装的第三天,我的母亲林苏菲突然吃惊地发现,自己儿子木木撒出来的尿都是绿的,她被眼前的情景吓了一跳,连哭带喊地大声招呼我父亲。

我的父亲李道始当时在看报,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研究一篇社论,林苏菲的尖叫吓得他赶紧扔掉手中的报纸。李道始向我飞奔而来,十分麻利地扒掉我的裤子,然后幸灾乐祸地看着木木,不怀好意地窃笑,最后忍不住笑出声来。雨水和汗水成了催化剂,严重的褪色染绿了内衣,甚至渗透了汗衫短裤,把人也给染绿了。我成了一个绿色的小精灵,浑身上下到处都是成片的绿色斑纹,结果为了让儿子恢复正常,母亲替木木洗澡的时候,差点把我的皮肤给活生生地揭去一层。母亲的惊叫几乎引来全院的观众,木木那时候已经知道害羞,我孤立无援地站在浴盆里,仿佛犯了什么大错误一样,众目睽睽之下,像一只宰后在热水里涮过准备褪毛的小公鸡。母亲一边替我搓洗,一边不住声地埋怨。

此后的许多年里,我对自己的那玩意总有一种隐隐的担忧。

只要有机会，木木总是忍不住悄悄地观察自己丑陋的小宝贝，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研究。这是一种可笑的下意识行为，即使在熟睡中，我也会情不自禁地用手护住自己的小鸟。它起源于父亲李道始的恐吓，只是为了报复，李道始一趟趟飞奔去老虎灶为儿子拎洗澡的热水，他竟然威胁说那难看的绿颜色已无可救药地陷入阴囊的皱褶儿中，从此再也不可能洗掉。他说木木的那玩意以后永远都会像只绿鹦鹉，春天来临的时候，梅花开了，桃花开了，杏花开了，那只绿鹦鹉便会展翅飞翔，离我而去。

父亲李道始给儿子起名的时候，他很矫情地告诉母亲，说我们既然都那么喜欢屠格涅夫，就从屠格涅夫的小说人物中，为儿子取个名吧。我正式的名字叫李林，它由父母双方的姓组成，而“木木”却成了我的昵称。天真的林苏菲丝毫也没有想到，这个昵称是一次情感的走私，因为父亲的真实用心，恰是纪念自己的初恋情人。据说这位青春的偶像美丽动人，当年与众不同的最大爱好，是成天捧着屠格涅夫的《木木》不肯丢手。李道始是戏校的文学系主任，曾编过几个有影响的剧本，他和母亲结婚以后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培养她读屠格涅夫的小说。林苏菲不明白为什么他要给儿子取个哑巴的名字，不过她一向有些崇拜父亲，只要李道始喜欢，儿子叫什么并不重要。

漫长的雨季到了尾声，阳光从厚厚的云层中透出来，我又开始不安分起来。木木又穿上绿军装，既然我对这套服装是如此入迷，林苏菲不得不用最残酷的办法进行处理，她将衣服扔进锅里煮，像煨骨头汤似的还加了半匙子盐，然后放在池子里用已经馊

了的淘米水浸泡,用碱性最强的肥皂反复搓洗。经过她加工处理的一套新军装,转眼之间就饱经风霜面目全非,成了一件充满历史沧桑感的旧衣服。这种野蛮的处理方法行之有效,立刻在戏校大院的母亲们那里得到推广,原先那种绚丽夺目的绿色再也不复存在,严重的褪色不只是让新衣服变旧,而且由于褪色的不均匀,看上去更像是用于沙漠作战的迷彩服。

这一天是我和“小眼睛”最忙的日子,根据张小燕的安排,木木负责通知全院的小孩赶到花房去集中,“小眼睛”的任务则是在约定的时间里,把他的奶奶骗到司令部门口。大院西北角的花房是我们少年时代的游戏天堂,我们的司令部设在这里。提起这个大玻璃花房,它一度名声赫赫,美誉远扬,甚至比戏校的名气更大。一位军人出身的副总理对养花有着特殊的爱好,他来这座城市视察的时候,专门到戏校做客赏花。那天,副总理看了昆剧班同学的汇报演出,然后由吕校长陪同,在一群尚未卸妆如花似玉的女学员簇拥下去花房参观。

戏校的大玻璃花房,早在民国年间就有了,它是一家洋行老板的私产。除了这宽大明亮的玻璃花房,戏校一大半的宿舍区,也都为这位专与国民政府做石油生意的买办所拥有。吕校长向副总理说着花房的辉煌历史,一边说,一边笑。这时候,花房里看热闹的观众人满为患,有人竟将架子上的花盆挤落在地,结果生了气的七爷板起脸往外轰人。外面的大草坪上,有几位男学员正在练武功,一个接一个地翻着筋斗,两位女学员在一位老师的指点下,练习甩长长的水袖,看热闹的人群又来到了草坪上,隔着花

房的大玻璃继续往里看。花房里，副总理兴致勃勃地欣赏着七爷的盆景，他在这方面非常专业和内行，最后语重心长地说：

“人民，只有人民，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！”

副总理对戏校的绿化环境给予了很高评价，很长时间内，戏校的教职员工都在苦思冥想，认真琢磨着曾经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副总理这番话，究竟有什么深刻的含义。虽然只是引用了一段毛主席语录，可是为什么会在此时此地引用，显然要认真地动一动脑筋。事实上，玻璃花房并没有因为副总理的参观，获得进一步的发展，相反，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，便有人为它的资产阶级属性提出了质疑。还没有等到“文革”正式开始，花房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萧条和衰败，先是七爷不再过问花房的事情，没有七爷给花木施肥浇水，修剪换盆，花房里的珍贵品种便接二连三地枯萎。

给花房带来致命破坏的是南平房的一场火灾。火苗从东面开始烧起，幸好是在白天，全戏校的人都冲出来救火。为了减少损失，位于最西端堆放演出道具的库房，成了众人抢救的目标。等到火势蔓延到西头的时候，库房的道具大都搬了出来。成片的南平房转眼变成了废墟，结果堆在露天琳琅满目的演出道具，不得不临时送往花房存放。千奇百怪的道具对孩子的诱惑不言而喻，那些变化莫测的脸谱面具，各种颜色的假胡须，假的却看上去十分逼真的十八般兵器，古代的大刀长矛狼牙棒，现代的三八大盖和袖珍的勃朗宁手枪，好玩的东西应有尽有。在火灾的第二天，全院孩子已被各式各样的假兵器武装起来，模仿电影上的情

节,分别组成了游击队和伪军;那些老套的战争故事不断重演,在操场上杀过来杀过去,结果吕校长不得不下令,立刻收缴孩子偷盗的武器。

为了防止再次偷盗,花房的大玻璃窗统统被钉死,这种防盗的直接后果,是只要打碎一块玻璃,就能非常轻易地钻进去。木工紧接着采取了第二道防盗措施,索性用木板将花房完全钉死,然后在门上加一把巨大的铁锁。可惜这种防范仍然不起作用,木板不但不能阻止顽皮的孩子进入花房,恰恰相反,它比透明的玻璃更能隐藏我们的踪迹。道高一尺,魔高一丈,我们撬开了一块木板,把它变成一扇不易察觉的活动小门,有人的时候,我们假装在花房前的草坪上玩耍,没人的时候,便一个接一个像鱼似的钻进花房。

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说开始就开始了,对于我们这帮半大不小的孩子来说,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的最大好处,就是大人一下子都没什么心思来管我们。上中学的哥哥姐姐走南闯北,到全国各地进行革命大串联,各种名目的造反组织如雨后春笋,喜欢板着脸做出师道尊严模样的吕校长,现在开始愁眉苦脸,一向秩序井然的戏校处于混乱之中。谁也管不了谁,谁也不买谁的账。我们成了节日里的顽童,玩得昏天黑地,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我们像开了锁的猴子,无法无天,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。花房成了孩子们的秘密司令部,我们悄悄建立了自己的造反组织,为它取了一个很时髦的名字,叫“红小鬼”战斗分队。

这一天是孩子们最兴奋的一天,大家已经密谋了许多天,准

备批斗“小眼睛”的奶奶唐老太。唐老太是居委会主任，因为她平时老是管教大家，唠唠叨叨说一大堆谁也不爱听的话，我们决定要对她进行一次毫不留情的批判，要给她一个致命的打击。纸糊的高帽子已经准备好了，挂在脖子上的木板也准备好了，张小燕特地从家里带来一根很细的铁丝，这根细铁丝勒在唐老太肥胖的脖子上，一定够她老人家受的。批斗会的地点就安排在花房前面的草地上，考虑到唐老太不肯轻易就擒，我们决定让“小眼睛”将他的奶奶骗出来。我们的年纪还很小，但是已经知道运用计谋。我们经过精心策划，考虑到了种种的可能性，然后就十分激动地等待这一伟大时刻的到来。

木木只是这群孩子中很不起眼的一个小角色，我一本正经使用着我们这个词的时候，那个我们根本不把木木放在眼里。尽管从来就没有得到过什么重用，我在我们中还是忠心耿耿，死心塌地跑着龙套。木木被任命为通讯员，这个角色的任务就是马不停蹄地到处招呼人。把戏校大院的小孩召集在一起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，木木必须先从大孩子那里领到任务，然后挨家挨户地去通知。那些害怕自家小孩在外面闯祸的家长，一听见木木呼唤的声音，便情不自禁地要骂出声来。

孩子们陆续在草坪上集中，张小燕和张小蝶姐妹已经到了，马大双和马小双这对双胞胎兄弟也已经到了，还有“大眼睛”刘毅，有王叔平，有鲁辉，一共是十多个小孩，个个摩拳擦掌，只等着唐老太的出现。张小燕的年龄最大，很自然地成为这场批斗会的

领导和指挥者。我永远也忘不了她当时的那身打扮，瘦瘦高高的个子，束着一根粗粗的人造革皮带，背着一个军用黄书包，脚上是军用黄球鞋，白净的脸上一阵阵泛红。木木终于圆满地完成任务，兴冲冲赶回去和同志们会合。张小燕并没有当众表扬木木，而是出乎意外地解下腰中的皮带，在我背上轻轻抽了一下。显然她意识到木木会为此感到委屈，脸上的笑容十分灿烂：

“知道我为什么要抽你？”

我不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，不过根据张小燕的脸部表情，事情没什么大不了。她和颜悦色地把木木拉到一边，说有话要单独对木木说。我们走到玻璃花房的另一边，张小燕犹豫了一下，悄悄地问木木去马廷龄家的时候，有没有看见马太太张素芹。马廷龄是大双小双的父亲，我不知道张小燕为什么会对此感兴趣。木木看了看草坪上的双胞胎，问张小燕为什么不直接去问他们。张小燕很神秘地说，她现在是在问木木，因此必须是木木老实做出回答。木木说我去马家的时候，没看见张素芹，只看见马廷龄在扯绳子晾衣服，他好像刚洗了一大盆衣服。

“那个女人今天上白班，不应该在家的。”张小燕若有所思地说着。

我当时根本不可能知道张小燕为什么会和张素芹感兴趣。反正木木也不想就这个问题继续讨论下去，草坪上男孩子的打闹声让木木感到心里痒痒的。这时候，我们看到唐老太在“小眼睛”的带领下，正朝这边走过来。“小眼睛”在前面走得飞快，唐老太跟在他后面唠唠叨叨。我们的神经开始绷紧了，木木感到一

种从未有过的紧张和兴奋。

已经记不起惊心动魄的批斗会如何开场的，唐老太还没有明白过来怎么回事，就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。立足未稳的唐老太还想摆出居委会主任的架势，准备教训眼前这群桀骜不驯的小孩子，我们已经一哄而上，像一群野狗一样将她团团围住，扔石子似的用一连串革命的口号砸她。她完全被弄蒙了，想夺路逃跑，可是刚迈出去几步，便被马大双和马小双各揪住一条胳膊拖回来。不甘示弱的唐老太破口大骂，又是跺脚，又是扭屁股。我们不由分说，往唐老太的脖子上挂木牌，然后再给她带上纸糊的高帽子。由于不知道唐老太的正式名字，我们只能用黑墨汁胡乱写上“唐老太”三个字，而经过反复推敲研究的罪名，是“腐化堕落分子”，然后按照当年的流行做法，用血一般的红墨水打上叉。

唐老太经过一番无效的挣扎，不得不跌坐在地上。我们想把她从地上拉起来，很快就发现要拉起她如此肥胖的身躯，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她成了一堆肉，一堆喘着粗气的肥肉。她的嚣张气焰已不复存在，刚开始，还气喘吁吁，威胁说要告诉我们的父母，渐渐地，连恐吓自己孙子“小眼睛”也是有气无力。她反复说着回去再和“小眼睛”算账，说要揭他的皮抽他的筋，还要敲断他的腿。说到后来，她大约觉得这么对牛弹琴和尚念经毫无用处，于是抱着胸前的木牌，像唱山歌一样干嚎起来。

“小眼睛”大约也觉得我们摆开的阵势过于庞大，他傻乎乎地怔在一旁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他并不担心回家会怎么样，反正挨一顿打，伸头一刀，缩头一刀，既然想讨同伴们的好，他大义

灭亲,做出这种牺牲也是死得其所。再说“小眼睛”也并不喜欢他奶奶,唐老太在家里作威作福,耀武扬威,全家人对她都是敢怒不敢言。现在,束手就擒的唐老太已完全没有了往日的威风,张小燕突然解下腰中的皮带,朝她脸上就是一下,这一皮带不仅让唐老太止住了干嚎,在场的所有小孩都吓了一跳,甚至张小燕自己也有点不知所措。

“敌人不投降,”张小燕突然变得很愤怒,“就叫她灭亡。”

唐老太咧了咧嘴,又准备干嚎,张小燕毫不手软地又给了她一皮带。

“敌人不投降,就要她彻底灭亡。”

“马克思主义的道理,千条万条,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。”

“就是一句话——”

“造反有理!造反有理!”

我们七嘴八舌,群情激奋。唐老太大约意识到孩子们要动手了,突然把胸前的木牌举了起来,护住自己的脸。她的这一行动变成一种邀请,立刻招来一阵欢快的拳打脚踢,又矮又胖的唐老太像充足了气的皮球,在草地上滚作一团。纸糊的高帽子滚到了一边,木牌成了盾牌,又好像是乌龟壳的一部分。我们变得很兴奋,大家并不争先,却多少有点恐后。唐老太痛苦地呻吟着,我们知道她觉得疼痛,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。她越疼,我们越高兴,她越痛,我们越欢喜。“小眼睛”被眼前的暴力场面惊呆了,他冲过来,犹豫着是否也应该趁乱在他奶奶身上踢上一脚,他的脚已经举了起来,但他还是有些害怕,结果只是气势汹汹地踢了一下那

木牌,然后受惊地跑开了。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唐老太身上,没人注意到“小眼睛”的逃跑。

孩子们的革命行动,把碰巧路过的大人也吓得不轻。一对新婚夫妇先还在远远地看着热闹,可是一旦我们真的都动起手来,他们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,不是做文章,不能那样雅致,那样文质彬彬,革命是暴力,是流血,是孩子们的激情游戏。事实上,我们谁也没有下死劲儿踢打唐老太,大家一个个表现得很野蛮,可是内心深处多少还是有些慌乱。唐老太平时是孩子们的冤家对头,她总是在大家玩得最高兴的时候,跳出来宣布不能这样不能那样。在检查卫生的日子里,她板着脸东家走到西家,探头探脑指手画脚。为了公共厕所的一扇门被人踢坏,她能顽强地守在那里,用歹毒的诅咒骂上几个小时。唐老太在戏校大院里人见人恨,人见人怕。勇敢是人的天性,怯弱也是,即使大家对她恨之入骨,即使我们扮演暴徒的时候,仍然还保持着对她的几分畏惧。

不管怎么说,唐老太的气焰已经被孩子们彻底扑灭。孩子们将阶级敌人打翻在地,再踏上一只脚。现在,唐老太失去了负隅顽抗的能力,可怜兮兮地呻吟着,变得十分老实十分听话。我们决定乘胜追击,在张小燕的率领下,开始对她进行强有力的声讨。我们的批斗会搞得有声有色,丝毫不逊于社会上成人之间进行的这类场面。究竟是孩子模仿了成人,还是成人模仿了孩子,或许永远是个说不清的话题。我们情绪激昂精神饱满,一遍遍地喊口号,一声声地喊打倒,随心所欲地给唐老太安上罪名,给她扣上了

一顶又一顶耸人听闻的大帽子。大家一个劲儿地嚷着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要她老实交待，弄到最后，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想让她交待什么。

这场批斗会如何收场已记不清，惟一能清晰记住的是后果严重。张小燕不知从哪弄来了半脸盆染衣服剩下来的颜料，走过去，对着唐老太的脑袋，从头浇到脚。唐老太像龙虾一样蜷着身体，在地上打着滚，终于湿漉漉从地上带着耻辱爬起来，仿佛受了委屈的小媳妇似的抽泣着，一路嚤嚤地哭回家。孩子们极力追究唐老太的罪名，是当年她竟然和日本鬼子睡过觉。尽管木木当时的年龄，对“睡觉”的确切含义还不是很清楚，但是在张小燕的提示下，认定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政治事件，是一件很反革命的反动行为。对于我们这帮孩子来说，和日本鬼子睡觉就是汉奸，就是坏女人，就是女特务，就是卖国贼。唐老太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，曾被两名日本兵强暴过。一老一少两名日本兵端着刺刀，笑嘻嘻地跑到难民营里找花姑娘，唐老太当时已经怀孕六个月，因为行动不便成了受害者。她被按倒在一棵雪松下，被两名日本兵轮番糟蹋，结果身上沾满了刚落下来的松针。

“小眼睛”的父亲阿炳是早产儿，据说早产的重要原因便是因为这次污辱，他能活下来本身就是一个奇迹。虽然在战后的军事法庭上，唐老太很英勇地站出来作证，然而这毕竟是一段不愿意被人提起的痛心往事，更何况又是这么不分青红皂白地被揭开伤疤。在后来的日子里，很多人都知道这桩往事，但是从来没有

人敢当面对她提起。性情刚烈的唐老太回到家便失声号啕，轰轰烈烈地寻死觅活。她几乎立刻恢复了往日的威风，把能想到的仇人挨个骂遍，然后草草地洗了洗身上的泥，换了身新衣服，找出一截旧电线，往门框上一挂就上吊。旧电线吃不住她的重量，她刚将凳子踢翻，人已经咚的一声栽倒在地。巨大的声响把躲在隔壁的儿子媳妇吓得不轻，“小眼睛”的父亲阿炳意识到出了事情，他飞奔出来，哭着喊着，手忙脚乱地解开那截还缠在唐老太脖子上的旧电线，他的媳妇金凤却冲出大门，歇斯底里地喊起救命来。

当时正是吃晚饭的时候，尖厉的呼救声在空气中回荡，人们纷纷放下手中的碗筷，赶到唐老太家去看热闹。“小眼睛”的母亲金凤平日是个沉默不语的女人，在唐老太的压迫下，她一直是个受气的小媳妇，现在，人们感到疑惑不解的，是唐老太分明已经脱离危险了，她为什么仍然站在黄昏中尖叫不止，谁也听不清金凤究竟在喊什么。她的声音锐利而且刺耳，像半夜里猫叫春一样，王叔平的母亲有些看不下去，她跑过去试图阻拦金凤，但是劝慰没有起到任何作用，过分的惊吓已让金凤完全失去控制，她只是自顾自地站在门外继续尖叫，不时地发出怪异的声音。由于“小眼睛”的爷爷死得早，唐老太很早就为儿子找了个童养媳金凤，从进门第一天起，金凤就没停止过受唐老太的气。唐老太作为一个恶婆婆的形象有目共睹，多少年来，谁只要从她家门口经过，就一定能听见她在咒骂金凤。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；压迫深，反抗重。唐老太永远是在用各种刁钻古怪的恶毒字眼骂金凤。金凤刚做童养媳的时候只有九岁，她生活在唐老太残酷虐